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三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良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徐敷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二

明 王禕 撰

漢孝宣皇帝地節二年春三月以中郎將霍禹為右將

軍

以列傳朱熹綱目修

庚午博陸宣成侯霍光薨

以本紀修

解題曰班固叙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

末命道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忠配阿衡

懷祿耽寵漸化不祥陰婁之逆至子而亡事見通鑑

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天下

本紀

帝始親政事封奉車都

尉霍山為樂平侯領尚書事

以紀傳修

魏相請損霍氏權去

上書副封詔相給事中

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御史大夫三公也給事中加官卑者也以三公而兼卑官蓋上意欲引以自近故越故事而用之也事見通鑑

帝五日一聽事丞相以下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以本紀修

解題曰漢無每日常朝之禮至是始五日一聽事也
蕭望之謂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時弘恭為尚書
令石顯為僕射安在其為樞機周密乎餘見通鑑

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通鑑修

匈奴壺

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

以列傳修

甲寅漢孝宣皇帝地節三年春三月秩膠東相王成中二

千石賜爵關內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一歲得一千四百

四十石中二千石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
言之中者滿也事見通鑑

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以本紀修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

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以下爵諸侯王黃金有差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此宣帝親政第一事也

五月甲申扶陽侯韋賢致仕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
封高平侯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

大中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太子家令受為少

傅

以列傳朱
熹綱目修

封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

以列
傳通

鑑修

封中郎將霍雲為冠陽侯

以列傳
通鑑修

京師大雨電大行

丞蕭望之上書以為謁者

以列傳朱
熹綱目修

解題曰京師雨電望之上疏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

雨電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

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

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極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餘見通鑑

秋九月壬申地震冬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官館勿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勿算事

以本紀朱熹綱目修

戊戌以張安世為衛將軍領尚書事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兵皆屬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以百官表
列傳修

解題曰罷霍禹屯兵此明年誅霍氏之張本也事見
通鑑按百官表左右前後將軍皆掌兵及四夷蔡質
漢儀漢興置車騎將軍左右前後典京師兵衛四夷
屯警蓋南北軍也太尉本兵柄則總之者又太尉也
文帝使周舍為衛將軍張武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景
帝使太尉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大略可見然
皆有事則調發事已則罷故謂之四夷屯警也南軍

則衛士之屯在宮門內衛尉所統者是也北軍則衛士之屯在未央宮之北者也產將南軍祿將北軍太尉特守虛名而已周勃既入北軍尚慮南軍必使衛尉毋內呂產馳斬長樂衛尉而後定文帝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太尉為相越一年因日食之變罷衛將軍蓋罷南北軍之屯非罷其軍也武帝平百粵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則其軍常屯矣或謂八校謂之增置又在北

軍之外是不然以史考之可證者五表稱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故監軍御史穿垣壘為賈區則軍正丞斬之一也胡建傳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諸校謂中壘校尉以下二也霍光之葬發北軍五校士季賢注謂不以南軍則五校北軍也三也王莽以北軍中壘為中軍北壘大司馬養士習射其中後遣九虎將北軍精兵尚數萬人四也中興省中壘置北軍中候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

五營五也特其前後制度不能無損益耳

十一月令郡國舉孝弟

以本紀修

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

本紀

省汶山郡并蜀郡

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蜀郡宋成都嘉定崇慶三府彭卬隆雅茂黎
威雋翼靜恭當悉十三州永康石泉二軍之地

侍郎鄭吉破車師因田其地

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地節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

鄼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

以本紀修

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

者勿繇事

荀悅
漢紀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

荀悅
漢紀

詔

子匿父妻匿夫孫匿大父母勿坐

以本
紀修

解題曰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
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
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
聞陳瓘曰宣帝之政及於風俗方見於此

霍雲霍山免秋七月雲山等遂與霍禹母宣城侯夫

人顯等謀反丙申雲山禹皆伏誅夷三族八月己酉廢

皇后霍氏九月封告反者五人為列侯

以紀傳通鑑邵雍皇極經世修

解題曰霍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

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

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曰

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

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

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

以下但事馮子都

即紀所謂馮廢王子方等

視丞相亡如也今

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且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

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
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
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
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陛下省察
上善其計然不徵也餘見通鑑

敬與魏相蕭望之皆
不得志於光者也光

薨之後三人上疏言霍氏俱援季氏專權為證然相望之所言若未能盡除私意唯張敞辭正氣平又善處事惜不用也

杜延年免

以通鑑
列傳修

解題曰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坐免官削戶二千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以相之賢猶不免於趨附惜哉

詔減鹽賈郡國歲上繫囚掠笞庾死者丞相御史課殿

最

以本紀朱
熹綱目修

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國除

以紀

修傳

解題曰清河故郡景帝為國今恩博冀三州大名府之地

以北海太守朱邑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

尉

以百官
表修

解題曰班固序循吏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
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

下帥

顏師古曰帥道也

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

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
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
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姦軌不禁時
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
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
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
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
侯公卿闕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

為盛稱中興焉

王通曰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

乎蘇軾謂札之所謂衰者蓋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通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也班孟堅謂漢世良吏至孝宣而盛然則班固之謂盛亦猶小雅為周之盛乎觀者當有考焉

漢孝宣皇帝元康元年

解題曰改元誅霍氏故也

春初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家

杜陵

以本紀修

解題曰臣瓚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三月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賜吏民

爵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夏五月追尊悼考曰皇考戾夫人曰戾后立寢廟

以本紀列

修傳

解題曰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
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為享尊戾夫
人曰戾后置園奉邑范祖禹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
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
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頤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
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
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

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
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
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兩以明其至重
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
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
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
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

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胡寅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覆載之內非有二本之物也

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

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孟康曰諸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

通鑑考異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不容
盡誤故載於四年今考漢紀書於元年當是元年即
下此令訪求至四年
事方竟耳今從漢紀

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

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
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
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趙廣漢下廷尉要斬

以百官表通鑑修

少府宋疇坐議鳳凰貶

泗水王太傅

以百官表修

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

徵守少府

以列傳修

解題曰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上疏曰陛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
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叅
政事乃徵入守少府餘見通鑑呂祖謙曰汲黯蕭望
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
之徒也

東海太守尹翁歸為右扶風

以百官表修

解題曰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彊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當為三府最餘見通鑑陳瓘曰翁歸賢於廣漢

遠矣

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破之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

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元康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本紀

解題曰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也

二月乙丑立健仔王氏為皇后

朱熹綱目

三月鳳凰甘露降

集賜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

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夏五月詔二

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朱熹

綱目

詔更名詢

以本紀修

匈奴擾車師田者帝欲擊之魏相諫

詔衛司馬鄭吉屯渠犂

以列傳修

解題曰魏相上書諫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餘見通鑑平恩侯等許伯王元故王武也彼豈足以計天下事而相固推之此其所以稱上意歟

蕭望之為左馮翊

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賜諸侯王將軍

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有差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

帛

以荀悅漢紀修

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以本紀修

以舊恩

封丙吉等為列侯

以通鑑修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

以本紀修

解題曰張健仔所生之子也淮陽宋淮寧開封應天

三府拱亳二州之地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以朱熹綱目修

解題曰唐仲友曰人論二疏但以為知足不知廣以

正論內忤許伯外拂丞相意上以此器重遂為二人

所忌不去禍必及兼在位五歲知元帝資質非能保
全師傳者故斷然去之不然縱不為許史所害終亦
必如蕭望之不殖產亦所以避禍也事見通鑑

潁川太守黃霸為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朱熹
綱目

解題曰先是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
構會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及
韓延壽徙潁川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
老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

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
用其教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
其迹而大治事見通鑑陳瓘曰延壽改廣漢之治黃
霸因延壽之政而潁川皆治因革當也

漢孝宣皇帝元康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

殺傷人勿坐

以本紀刑
法志修

解題曰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
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

憐之自今以後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

勿坐

遣太中大夫彊等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秋八月富平敬侯張

安世薨

以本紀修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以列傳朱熹綱目修

比年豐穀石五錢

本紀

解題曰金城湟中

今逸川地

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不

敢動正此時也特邊郡價直差貴耳

漢孝宣皇帝神爵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元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改元

本以

紀修

解題曰宣帝即位大將軍輔政上共已南面非宗廟
之祠不出十二年迺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
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
餘年朕甚懼焉朕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
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

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詔曰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

年嘉穀玄稷

服虔曰黑粟也

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

殿銅池中

顏師古曰承雷也以銅為之

九真獲奇獸南郡獲白虎

威鳳為寶

晉灼曰奇獸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威鳳有威儀者

朕之不明震

于珍物

顏師古曰獲珍物而心感動也

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

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

晉灼曰汾陰有

萬歲宮

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宣

帝赦令為符而下者居多何其甚似乎武帝也

賜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

本紀

詔祠江海雒水

以郊祀志修

諫大夫王吉上書不用謝病歸

以列傳修

解題曰吉疏言明衣服貴賤之章論男女陰陽之序
選賢而除任子之令厚賞以減外戚之權減樂府省
尚方此皆宣帝之闕政而三代之先務也宣帝治不
本於王道則其迂闊之也宜哉事見通鑑

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飲飛射士羽林孤兒

胡越騎郡國材官騎士詣金城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諸官獄三十六所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赭衣置任輸作也臣瓚曰秦左弋官武帝改曰飲飛官有令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弋鳬鴈以供祀宗廟服虔曰周時虔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顏師古曰取古勇力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也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

軍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鷲擊之意故以名
武官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
教以五兵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顏
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也事見通鑑羽林至是
始出征

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以侍中許延壽酒泉太守辛武賢為將軍與充國等並
進以紀傳修秋大旱五行志詔軍旅暴露令諸侯王列侯毋朝

二年

以本紀修

以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

以百官表列傳修

趙充國奏罷騎兵留萬人屯田

以列傳修

解題曰充國上屯田奏謂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

也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

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鄉亭

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

馬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

大費上報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
便宜十二事因田致穀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以成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三也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漕穀至
臨羌以示羌虜五也以暇時下所伐木繕治郵亭六
也兵不出令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墮之
患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亡驚動河南大开小

開十也治道橋至鮮水以制西域十一也大費既省
繇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上復賜報孰計充國奏曰先零精兵不過七八千人
失地遠客分散饑凍虜破壞遠在來春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從今盡二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
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
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不戰而自破
之策也餘見通鑑曾鞏曰始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

偽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沮辛武賢先
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
積穀招降羌以謂此以義用與逞詐詭疲人於一戰
者絕矣末觀其語諸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非為公
家忠計也語中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
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
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明言兵之
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嗚呼使有位之君子用心

皆如充國之不為隱則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充國奏疏乃兵

家計策其實不在於屯田也先零罕升類皆烏合執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挫之其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幾也宣帝及在庭諸公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不過糧草多少爾幾務不露也羌人見其調度異於尋常故輸誠而退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嘗收粒粟不然五月穀將熟詎肯留以資敵耶充國之荅浩星賜曰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正是宣帝蓋始悟其幾矣

魏相條漢興故事詔書采表易陰陽月令奏之

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神爵二年春正月鳳凰集棂得寶璧玉

器起步壽宮

以郊祀志史
記大事紀修

解題曰役祠馮翊縣也

二月赦天下

以本
紀修

夏五月西羌降秋斬其大豪楊王首

初置金城屬國

以本
紀修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顓渠閼氏

廢其子稽侯犇而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鞬單于

以列傳
通鑑目

錄修

匈奴日逐王先賢揮來降遣鄭吉迎之吉都護西域

以紀
傳修

九月殺司隸校尉蓋寬饒

以本
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為

可惜寬饒直箴宣帝用刑法任中書之失使用其言
治效當何如也事見通鑑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

本紀

漢孝宣皇帝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

本紀

解題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關中記云宣帝立
廟於曲池之北號樂游

三月丙午高平憲侯魏相薨

以紀傳修

解題曰張栻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

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
御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四方有異聞逆
賊災變輒奏言之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年子弟殺
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
此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惜
其進之不以正牽制徇從之意多而感格正救之風
鮮耳

四月戊戌丙吉為丞相

以百官表
紀傳修

秋七月甲子大鴻臚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
列傳修

八月益小吏俸

以朱熹
綱目修

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

以百官表
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神爵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以本紀荀
悅漢紀修

解題曰為嘉瑞而下也

夏四月秩潁川太守黃霸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賜潁

川孝弟民三老力田爵及帛

以紀
傳修

令內郡國舉賢良

荀

悅漢
紀修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十一月殺河南太守嚴延年

以紀
傳修

解題曰延年坐怨望誹謗死刑濫甚矣然所謂是殺人多矣寧無及此乎事見通鑑

十二月鳳凰集上林

以本紀郊祀志修

匈奴稽侯獬立為呼韓

邪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自殺左大且渠立日逐王胥薄

堂為屠耆單于

以列傳修

甲午漢孝宣皇帝五鳳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先者鳳凰五至因以改元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

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帛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

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

本紀

秋匈奴

呼揭王右奧韃王烏藉都尉並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敗

走之

以列傳修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本紀

殺韓延壽

以紀

傳修

解題曰陳瓘曰宣帝為魏相殺廣漢為蕭望之殺延

壽豈不知韓趙為可惜哉蓋其操術以謂尊信大臣

明辨上下不得不然耳事見通鑑

漢孝宣皇帝五鳳二年春正月帝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夏

四月己丑龍雉定侯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

以紀傳通鑑修

解題曰自是以後司馬將軍之任外戚躡居之矣

秋八月詔民嫁娶郡國勿禁酒食

以本紀修

左遷蕭望之太

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

以列傳修

匈奴呼韓

邪單于敗屠耆單于殺之呼韓邪兄左賢王屠吾斯立

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以列傳修

十二月免平通侯楊惲為庶

人

朱熹
綱目

漢孝宣皇帝五鳳三年春正月癸卯博平定侯丙吉薨

二月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以本紀百
官表修

三月帝幸河東

祠后土

以本
紀修

詔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

以本
紀修

遣諫大

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以荀悅
漢紀修

解題曰通鑑以褒傳有宣帝時脩武帝故事之語故

載於神爵元年幸甘泉之後按本傳神爵五鳳之間

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知音善鼓雅

琴者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
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習而歌之久之歌太學下轉而上聞褒自奏褒
有軼材上迺徵褒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令褒與張
子僑等並待詔頃之擢為諫大夫太子體不安苦忽
忽善忘使褒等皆之東宮虞侍太子後方士言益州
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帝使褒往祀焉道病
死則非神爵年間事明矣元后傳五鳳中太子所幸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送王政君太子宫以此

尤知非神爵年間事今從荀悅漢紀載之於此

如淳
口金

形似馬碧形似雞後漢青蛉縣禺
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張敞請遠方士

以郊祀
志修

解題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詔遣王褒求之
劉更生獻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方令尚方鑄作京兆
尹張敞上疏諫後尚方待詔皆罷敞閱一年即免故

書於遣褒之後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本紀

漢孝宣皇帝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伏誅

以本紀通鑑目

錄修

解題曰廣陵故江都國武帝元狩三年更名今揚真

泰三州高郵府之地

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減戍卒什二

以本紀修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糴三輔近郡穀省漕運邊

郡設常平倉賜爵關內侯

以本紀食貨志修

夏四月辛丑朔日

有食之

以五行志修

遣丞相御史掾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殺楊惲

以列傳修

解題曰舉冤獄之使方出而憚遽當不道之誅于定

國時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觀其奏憚妖言大逆不道

是民不冤而士大夫固冤甚也惜哉事見通鑑

匈奴郅支單于破呼韓邪單于都單于庭

以朱熹綱目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元年詔甘露降集京師四年
詔鳳凰甘露五鳳三年祠后土甘露降神爵集至此
改元以協瑞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時

以本紀修

皇太子與見上所用多

文法吏言宜用儒生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以本

紀修

解題曰張栻曰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

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漢自高祖取天下固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心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實不孚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

景養民之意至是消靡盡矣且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王者之政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呂祖謙曰宣帝自以為能知制度所在殊不知漢家大制度自高惠文景蕭曹絳灌養成規模所謂其政悶悶者帝固未之識也餘見通鑑

以關內侯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以列傳
通鑑修

解題曰丞相扶陽侯賢病篤子弘以事繫獄宗家矯
賢令以玄成為後玄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
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丞相御史以玄
成實不病劾之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淮
陽王明察好法母張健仔尤幸上有意欲用代太子
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蚤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
玄成陽狂讓侯兄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

王輔以推讓之道太子由是遂安陳瓘曰是將以絕
憲王覬覦之念消患於未萌其事豈細哉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入侍

朱熹綱目

二月丁巳樂

成敬侯許延壽薨

以本紀修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本紀

建章未

央長樂宮鐘簴銅人皆生毛

郊祀志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

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本紀

冬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弟

左賢王朝賀

以本紀修

烏孫王死遣使立大小昆彌

以列傳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二年春正月立子囂為定陶王

以荀悅漢

解題曰定陶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

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算減錢三十也

朱崖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

朱熹綱目

解題曰賈捐之謂自武帝立儋耳朱崖郡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甘露元年九縣反發兵擊定之蓋去年又反今年始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之耳初元捐之

建罷朱崖之議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
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及轉輸死
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兩尚未能盡降正謂是
役也

五月己丑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
列傳修

秋九月立子

宇為東平王

以本
紀修

解題曰東平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
元鼎元年為大河郡至是為東平國宋東平襲慶二

府沂濟二州之地

十二月帝幸蒔陽宮屬玉觀

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宮在鄠秦文王所起

李斐曰蒔音倍

服虔曰

觀在扶風

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鷄鵲以名觀也

然辛壯武侯趙充國卒

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三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匈奴

呼韓邪單于來朝位諸侯王上稱藩臣而不名賜璽綬

冠帶衣裳車馬金繒置酒建章宮二月罷歸保幕南光

祿城郅支單于遁

以本紀修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通鑑目錄

解題曰顏師古曰漢宮閣疏麒麟閣蕭何造

鳳凰集新蔡賜汝南太守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

寡孤獨帛有差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以本紀修

三月己丑

建成安侯黃霸薨

以本紀列傳修

解題曰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
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
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

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
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
高惟惺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
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
所請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呂祖謙曰當丙
魏為相帝已親細務權已在外戚特其望重尚可掩
覆故君道尚未見其失及黃霸為相帝待之亡如也
夫國有重臣故內則姦雄畏憚而不敢發外則夷狄

震懾而不敢叛朝廷所以有此重臣者皆由人主虛心
屈已養成其德望今帝之待霸乃如此此自賊其根本
也漢自高惠以來寬大淳厚養成治體至宣帝信賞必
罰綜核名實至於百工技巧咸精其能譬如元氣不實
而盡發於外其死可立而待矣班固謂宣帝功光祖宗
不知宣帝之治正與漢家相悖固豈足以語此

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以百官表
紀傳修

詔諸儒

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大小

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以紀傳修

解題曰時論易則施讐梁丘臨論書則歐陽地餘林
尊周堪張山拊假倉論詩則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
論禮則戴聖聞人通漢春秋公羊則嚴彭祖申輓伊
推宋顯許廣穀梁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太
傳蕭望之等平奏其議於是顓門之風自是益長至
後漢而甚矣藝文志載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
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

經雜議十八篇顏師古曰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

冬烏孫公主來歸

以通鑑修

皇孫鶻生

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甘露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遷房陵國

除

以本紀列傳修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災

以本紀列傳修

徙定陶王囂

為楚王

以列傳修

匈奴呼韓邪郅支單于俱遣使朝獻

以通鑑修

漢孝宣皇帝黃龍元年

解題曰顏師古曰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元

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

歸國

以本紀修

郅支單于徙都堅昆

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匈奴傳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西去車

師五千里唐賈耽四夷述堅昆即憂黠斯地

詔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

按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

自給不復取廩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

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廩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帝寢疾以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太子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以本
紀修

解題曰踵武帝故事也宣帝不信儒學宜於經生學

士落落不合然以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又使之
與周堪傅相太子臨終選大臣可屬者遂付以受遺
不可謂無所見者夫何平時所信之史高乃居其首
卒使之表裏恭顯以危正人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宣
帝豈能知之耶事見通鑑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

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本
紀修

解題曰太皇太后上官皇后也按上官皇后傳雖云

皇太后廢王賀立孝宣皇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
而本紀不書也至宣帝崩癸巳太子即位乃書之所
以元平元年歸長樂宮五鳳元年賜列侯嗣子爵止
書曰皇太后不曰太皇太后通鑑既本外戚傳於元
平元年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又據本紀於黃龍
元年書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似為重複今止於黃
龍元年書之

大事記續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三

明 王禕 撰

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上謚曰孝

宣皇帝

以本紀修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二千石以下錢

帛有差大赦天下

以本紀修

以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劉向為

散騎宗正給事中

以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元帝即位蕭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

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餘見通鑑

丙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封其父禁為陽平侯

以列傳修

解題曰初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孫賀為武帝繡衣御史徙魏郡元城建公曰昔春秋
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
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
孺徙日月當之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禁本
始三年生政君禁有四女八男政君在身夢月入其
懷年十八入掖庭為家人子帝令擇後宮家人子虞

侍太子政君與在其中送太子宫見於丙殿壹幸有
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夫王莽變天下以
諂偽自謂喬出黃虞其詳不可致詰然則沙麓夢月
之類皆假神怪以誑愚俗耳班固乃從而盡紀之柳
宗元作貞符如玄鳥巨迹白魚流火之異一切排詆
之以扶正道固安足以語此

以公田及苑可省者賑業貧民賦貸種食

以本紀修

封外祖

父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以本紀修

夏四月遣光

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壹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史稱元帝號令溫雅有古風烈故錄此詔亦見

其文有餘
實不足也

詔郡國被災甚者毋出租賦江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

民以本紀修賜宗室為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

十戶牛酒以本紀修六月以民疾疫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

苑馬以振困乏以本紀修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亡入匈奴

以本紀修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令宮館希幸者勿治

減穀食馬肉食獸以本紀修遣使徵王吉貢禹吉道病死以

禹為諫議大夫以列傳修

解題曰元帝即位召王吉貢禹與武帝召申公枚乘
同意不可謂無志於為治者吉死而禹亦耄及不競
惜哉事見通鑑

是歲初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以百官表
列傳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
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
有戊校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鎮覆四方今校尉
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按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西域自有都護校尉特其屬
爾鎮覆四方非其所任况車師王庭亦非西域之中
益戊己土也屯田畊種以土為事故以名官也餘見
通鑑

詔除減律令

以刑法志修

解題曰見哀帝建平三年光武建武十四年解題

漢孝元皇帝初元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下蕭望之周堪劉向獄皆免為庶人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此初逐受遺大臣也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
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久典樞機明
習文法與車騎將軍史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
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
恭顯忤餘見通鑑陳瓘曰宣帝以兵柄授許史以樞
機付恭顯而歸過於儒不亦悖乎

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

以諸侯王表
及本紀修

戊午隴西地

震毀落太上皇廟敗城郭官寺民屋

以荀悅漢紀修

三月立廣

陵王太子霸為王

本紀

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園宜春

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籟池田假貧民

以本紀修

解題曰晉灼曰堊二世杜南宜春苑中顏師古曰即

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如淳曰飲飛具增繳以射

鳬鴈故有池也蘓林曰嚴籟射苑也

詔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舉茂材直言極諫之士

以本

紀修

解題曰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
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
陽府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
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
疏王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陰氣之
盛不亦宜乎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

皆不得天性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
過制者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
反為大旱甚則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餘見通鑑

夏四月丁巳立子驚為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

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

以荀

悅漢紀修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

以列傳通鑑修

六月關東飢

本紀

秋七月地震北海水溢詔公卿陳過失

以本紀修

徵周堪

劉向為中郎尋下獄免為庶人

解題曰堪向至是再用而再黜矣

冬十二月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譖蕭望之望之自殺

以本
紀修

解題曰劉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言春秋地震為在
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前弘恭奏
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
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
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

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
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
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
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
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
詣獄置對望之自殺餘見通鑑夫韋玄成貢禹世之
所謂儒者也豈不知望之更生國之楨幹縱不能如
鄭昌之訟寬饒慶忌之救劉輔亦何忍傳會貴幸而

中以深文乎今劾更生罪至不道是殆觀望恭顯許
史之意耳儒者若此豈有益於人之國哉張拭曰望
之向輔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
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可謂孤危之甚要當艱
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
強國勢積之以久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可為此易
屯膏小貞之義也今二子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
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既不蒙信

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矣袁安任隗當竇憲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其所處者正也二子曾不知此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無識之甚者矣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

以通鑑修

漢孝元皇帝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郡守下

紀本

解題曰顏師古曰諸侯謂諸侯王也

弁珠厓郡

以紀傳修

解題曰楊雄曰珠厓之絕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

我衣裳事見通鑑

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以五行志修

解題曰通鑑據本紀作乙未晦劉義叟長曆四月癸

丑晦非乙未也五行志但作乙未今從之

旱

荀悅漢紀

立長沙王旦弟宗為王

通鑑

六月詔罷甘泉建章

宮衛令就農百官條奏省費

以本紀修

以周堪為光祿勳堪

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以列傳
通鑑修

漢孝元皇帝初元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

以本
紀修

赦汾陰徒

通鑑

漢孝元皇帝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

侯

本紀

三月帝幸雍祠五畤

本紀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太

官所具減半乘輿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

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

子員省刑罰七十餘事

以本紀
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用貢禹諸儒議也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衆僚又慮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
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
天下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太官
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顏師古曰

正事謂駕供祭祀蒐獵之事非游田者也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

三服官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纁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吳革曰

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三服官者言有官舍三所非謂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此疏乃
去各字非也襄邑有服官獨不能益所供龍家之屬
禮不可缺至臨淄三官固可省者禹又言三
工官費五十萬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也北假田

官

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
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

鹽鐵官

始元欲罷而未能
至是罷之永光復

常平倉

蕭望之謂耿壽昌欲近糴
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

直二萬萬餘
其擾動可見

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

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

力田二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

七十餘事

見哀帝建平
三年解題

除光祿大夫以下至保同產

之令

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顏師古曰特為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令

從官給事宮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顏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也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徵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衛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令民七歲乃出口錢

以列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貢禹上書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

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
二十乃算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也

六月辛酉以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冬十二月丁

未禹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紀傳修以百官表

解題曰禹在位數言得失初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
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
已病之是時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
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

後漢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

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白靈帝拜韋著為東海相事相類餘是通鑑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以紀傳修

司隸校尉諸

葛豐劾侍中許章收豐司隸節

以列傳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時侍中許章以

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

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

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漢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三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

此科第郎從官

本紀

解題曰顏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三月赦天下無田者貸種食

以本紀修

解題曰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主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業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呂祖謙曰漢至元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之詔猶云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風俗之難格如此

雨雪隕霜殺桑

以五行志修

秋七月史高免

以百官表荀九悅漢紀修

月隕霜殺稼大飢

以五行志通鑑修

戊子以侍中衛尉王接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以百官表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荀悅曰接者宣帝舅王無故之子也

薛廣德免帝欲以太中大夫孔霸代之霸固讓乃以太

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

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

用孔叢子載其辭語曰臣世以經學為業家轉相承

作為訓法今俗儒繁法遠本雜以妖妄侍中安國受
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
訓帝遂拜太常孔叢子偽書也不足據

待詔賈捐之棄市

以列傳冬

十二月于定國免

以列傳百官表修

城門校尉諸葛豐免

以列傳通鑑修

匈奴呼韓邪單于歸北庭

朱熹綱目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以通鑑修

解題曰中山故郡也景帝三年為國今中山府祁州

之地

左遷光祿勳周堪河東太守光祿大夫張猛槐里令

以列

傳修

解題曰以石顯許史等譖故也於是堪等三用而三黜矣事見通鑑

漢孝元皇帝永光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據胡安國通鑑舉要歷補遺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載

丁酉韋玄成為丞相復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弘為御史

大夫

以列傳百官表修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令內郡國舉茂

材賢良直言

以本紀修

夏六月赦天下

本紀

秋七月西羌反遣

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

別將五校並進大破之

本紀

解題曰按後漢列傳无弋爰劍曾孫忍忍子研景帝

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於狄道安

故臨洮氏道羌道縣武帝開西河四郡隔絕羌胡不

得交關先零與封養牢姐與匈奴通遣李息徐自為

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
鹽池左右宣帝時先零渡湟水郡縣不能禁趙充國
破平之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寇
隴西馮奉世破降之按先零之反也充國之計在於
招降罕研解散虜謀故雖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
飲飛羽林胡越騎郡國材官郡騎士合六萬人用許
延壽辛武賢為將軍而充國終守罷騎兵屯田之策
而先零以降多姐旁種之反也奉世之計在於師不

久暴而天誅亟決故雖已調萬二千人必待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穀者羽林及呼速索等種
六萬餘人而後進而多姐以破其計不同其成功則
一而已班固謂奉世為折衝宿將功名次充國其確

論哉事見通鑑

顏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

天雨草有雄雞生角

以五行志荀悅漢紀修

解題曰荀悅曰本志以為黃龍初元永光雞變三見

王氏潛位之明也

漢孝元皇帝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以為左

將軍爵關內侯

以通鑑修

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漢地里志後漢郡國志樂史寰宇記歐陽志輿地廣記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四年復成帝河平復為定陶哀帝復後漢因之晉為濟陽郡杜預注曹國在濟陰定陶而晉志乃有濟陽郡郡更名在預之後也宋興仁府濟濮拱單徐五州廣濟軍之地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許嘉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

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通鑑

復鹽鐵官博士弟子

員

紀本

漢孝元皇帝永光四年春三月帝幸雍祠五畤

以本紀修

夏

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紀本

戊寅晦日有食之詔直言

無所諱

以本紀修

以周堪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為太中

大夫堪尋卒中書令石顯譖猛猛自殺

以列傳修

解題曰是時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帝召諸前言日

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曰河東太守堪
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
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
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顏師古曰厭一
甲反不伸也

卒不克明往

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掩昧說天託
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
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
士詠頌其美

漢敬三老之風至叔世猶
然如頌至尊之類是也

使者過郡靡

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
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
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
帝之優柔不斷如此乃者大暑大異朕甚憫焉今堪年衰歲暮

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
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餘見通鑑堪等於是四任用矣愈用
而愈不競惜哉以帝之知堪如此而卒使之厭抑以

死此郭公之所以亡國也歟

秋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園及戾園

紀本

冬十月乙丑罷郡

國祖宗廟諸陵分屬三輔

紀本

作初陵勿置縣邑徙民

紀本

漢孝元皇帝永光五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

紀本

秋潁川水

紀本

冬大獵於長楊

紀本

紀本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

紀本

河決清

河

紀本以溝洫

志修

解題曰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

今大名府分館陶縣

為屯氏河

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顏師古曰隋誤以為毛氏河

東北經

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

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地節中光祿大夫郭

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

屬清河郡

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

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

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魏郡宋大名開德隆德三府相

磁濟洺四州之地勃海河間安得燕山三府滄霸清

棣莫五州永靜保定信安三軍之地東郡滑濮博濟

四州濟南東平大名開德興仁信德六府之地

屬清

河郡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信都脩縣入屯氏河脩音條

漢孝元皇帝建昭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義取建立昭明之義

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

以五行志修

三月帝幸雍祠五時

本

紀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以本紀修冬河間王元有罪遷

房陵本紀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本紀

漢孝元皇帝建昭二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幸

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益三河太守秩戶十二萬為大都本紀

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以本紀修郎中京房奏考功課吏

法令公卿議之以通鑑修八月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以百

官本傳修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以本紀通鑑修冬十一月

齊楚地震大雨雪本紀御史中丞陳咸髡為城旦以列傳修

京房為魏郡太守尋徵下獄弃市

以本紀
列傳修

解題曰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久青亡光陰霧不
精房上疏所言屢中天子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
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
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
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

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覺之
自除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

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蔽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

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餘見通鑑胡寅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之戒況交淺者乎房事元帝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向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上加親信而不量帝之庸懦不可恃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

不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於人
致石顯之言得入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災變
常中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知不免矣猶
上疏以趙高斥石顯冀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
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語默進退之機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漢孝元皇帝建昭五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

薨

以本紀修

士子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以五行志修

秋七月癸

亥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以百

官表列傳修

冬使護西域騎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屯

田吏士西域胡兵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殺之

以本紀稽古錄

修

漢孝元皇帝建昭四年春正月縣郅支首藁街十日告

祠郊廟羣臣上壽置酒

以本紀修

解題曰晉灼曰藁街在長安城門內顏師古曰蠻夷

郎在此街郎若今鴻臚客館

夏四月詔遣諫大夫博士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

本紀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

岸崩壅涇水逆流

以本紀修

解題曰水經霸水從霸陵縣西北流注渭水涇水出

藍田縣藍田谷又左合漚水歷白鹿原又北逕軹道

上有霸橋又東逕新豐縣東北逕霸城南又北合於

渭漢地理志注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

翊陽陵縣入渭涇陽宋原州平高縣陽陵宋京兆府
高陵縣

漢孝元皇帝建昭五年春三月赦天下以本紀修夏六月庚

申復戾園本紀壬申晦日有食之本紀秋七月庚子復太上

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本紀徙

濟陽王康為山陽王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山陽故梁國景帝中六年為山陽國武帝建

武五年別為郡宋濟州單州襲慶府之地

漢孝元皇帝竟寧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
元顏師古曰應說讀竟為境古字實同但此詔云邊
垂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既無兵革中外安
寧豈止境上依本字讀義更弘通

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請罷備塞吏卒郎中侯
應陳十不可乃止

以本紀通鑑綱目修

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

五大夫天下為父俊者爵

以本紀修

三月丙寅以太子少傅

張譚為御史大夫

以通鑑修

解題曰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姓女又為昭儀在內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顯頗權天子大怒罷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闕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餘見通鑑

文帝賢皇后弟竇廣國欲以為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與此政相類然天下終不以元帝為文帝者文帝斷之自己而元帝出於石顯也

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本紀

以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

以列傳修

夏封甘延壽為列侯

賜陳湯爵關內侯

以紀傳修

解題曰初石顯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劉向上疏言宜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下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餘見通鑑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若衡於鄧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張耒曰漢公卿論陳湯斬鄧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

者則稱譽贊說宜尊寵以勸有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其單于之頭梟之橐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然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者將得以要我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

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帝欲廢太子立山陽王康駙馬都尉侍中史丹泣諫乃

止

以列傳通鑑綱目修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本紀

毀太上皇孝

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

昭哀后寢園

本紀

解題曰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帝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
所嘗行幸郡國各立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顏師古曰六十八者

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

皇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

有寢便殿

顏師古曰寢者陵上正殿若路寢使殿者寢側之別殿

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晉灼

曰漢儀注宗廟一歲為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
三伏立秋軀婁又嘗菜八月先少饋殮皆一太牢酎

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燕二太牢十一月嘗十
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如一祀與此上
十二為二
十五祠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元帝時貢禹言古
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
不應古禮宜正定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丞相玄成等七十人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
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

皆不奉祠後月餘復下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親也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顏師古

古曰迭互也親盡則去故云迭也

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言一禘一祫也

顏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祫合也一一祭之也

祫祭者毀

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禮也

顏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以晉諱改昭為

韶祭議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顏師古曰所以其祖配之所從出也

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

示有終也周之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臣愚以為高帝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

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
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
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上序於昭穆
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
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漢太宗
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為後於義壹體

顏師古曰

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於昭帝為孝景從孫劉敞曰以孝宣為昭帝後臣子一體也

皇帝及皇考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後歲餘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廟至是

元帝崩衛奏言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
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
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從之厥後成帝以無
繼嗣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祀昭靈后
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哀帝即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迭毀
之次當以時定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
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禮記王制及穀梁

傳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

數中宗變也

顏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高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熹曰歆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蓋恐有德者多占了

七廟數其說似是

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

禮去事有殺

顏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

故春秋外傳

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

張晏曰去祧為壇墠而祭也顏師古曰祧遠祖

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

大禘則終王

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蠻夷乃來助祭德

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如淳曰游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為

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

廟之殺也聖人於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

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

失禮意矣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承

相義等議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
元年丞相相等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臣愚
以為皇考廟不當立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
陵園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
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以數故孝元世
以孝景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
制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
縣奏從其議

定陶共皇丁傅后之事王莽方指為奇
貨招君之過以取名又脅平帝隔絕衛

氏故建明皇考廟不當立薄太后趙太后
陵名未正平晏等皆從而傳會其說也朱熹曰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夫士降

殺以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

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康成曰遠廟曰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先公藏主於后稷之廟先

王藏之於文武之廟明堂有文世室武世室鄭康成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二昭二穆為

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

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

新舊之神也元豐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為父則稱昭其為子則稱穆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墀之左右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又有壽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儀禮所謂以其班祔壇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三代之制大略如此漢承秦敎不能深考古制貢禹韋玄成匡

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以盡合旋亦廢罷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太后曰皇太后

本紀

解題曰帝既即位丞相匡衡知帝有酒色之失上疏
勸上正妃匹之際究經學之意謹威儀之則以明慎
始之道上敬納其言然諒闇受朝乃末世弊習衡曾
不能正其原乃謂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
饗萬方願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是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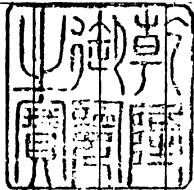
書事

以本紀修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上謚曰孝元皇帝大赦

天下

本紀



大事記續編卷三